

在中國傳統節氣邂逅外國文豪 何不讀經典？ 中原作家群聊外國文學

芒種芒種，有收有種。在2022年的芒種，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文藝節目中心共同主辦了大型網絡直播活動「中原作家群聊外國文學」，暢談在閱讀中收穫文學的滋養，追尋文學的根脈，播撒文學的力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圖：出版社提供

6月6日，是中國的芒種節氣，也是「俄國現代文學之父」普希金誕辰223年的紀念日，還是德國偉大作家托馬斯·曼147歲誕辰紀念。在中國傳統節氣邂逅外國文豪生日之日，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文藝節目中心共同主辦了大型網絡直播活動「中原作家群聊外國文學」。

本次活動由總台主持人張澤群，與邱華棟、馮俊科、柳建偉、李洱和梁鴻五位作家共讀人民文學出版社鎮社之寶「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套系統介紹外國文學經典名著的大型叢書，以「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譯本、一流的譯者」為原則，凝聚了一代代學貫中西的作家、翻譯家、研究家和編輯的智慧和心血。因為淡綠色的底紋和金色的網格線設計，這套叢書被讀者親切地稱為「網格本」。三代編委會，經過六十多年的共同努力，打造出一個浩大的文化和文學的工程。2019年網格本全面升級，現在已經出了147種172本。網格本在廣大讀者心中已經構建了一個文學宮殿。

中原作家群則以河南作家為主體，包括國內河南籍作家。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光明日報》上出現「文壇衝過來一支豫軍」的表述後，「文學豫軍」的概念更加清晰。著名評論家李敬澤說：「可能沒有哪一個群體，像中原作家群這樣如此堅定、如此執著，如此深入地立足於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立足於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新時期的中原作家群，和老一輩作家一樣扎根鄉土、敦厚大氣，同時在新的時代把目光投向了遼遠而廣闊的世界。參加此次活動的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邱華棟，北京出版發行業協會會長馮俊科，八一電影製片廠原廠長柳建偉，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梁鴻，均是河南籍作家，來自中原大地。

經典「因人不同」

邱華棟說：「作品寫的是人類普遍的經驗，但是每個生命個體讀書的時候喚起的是個體的經驗，通過閱讀我們不斷賦予它生命力。」每個人的個體經驗都在閱讀中被激活，從而與普遍的經驗發生聯繫。列入「網格本」文學作品之所以都是經典，就是因為它可以讓「每個生命個體跟它發生聯繫，賦予它一種新的生命，同時又保持它的基本原型，我們的情感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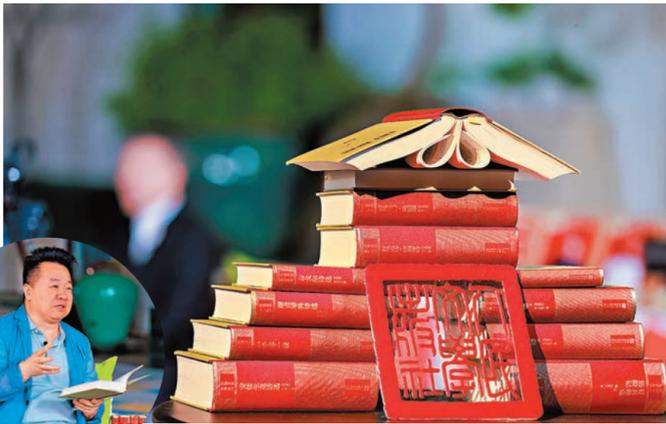
型、人物關係原型、我們的愛情、我們的生活原型，這麼一代代傳下來」。邱華棟分享了自己的閱讀體驗變化，曾經喜歡「看熱鬧」，比如《戰爭與和平》中打仗的場面，如今在其中看到了「門道」；還有一些曾經覺得敬畏的，如今覺得親切了。

已經創作了近十部小說的馮俊科對「經典」則有獨到的理解。他說，閱讀同一部經典作品，每個人的感受因人而異。經典「因人不同」，因為每個的「路子」不一樣。「有的經典我看了以後覺得確實好，有些經典看了以後覺得不適應。這是我一開始看經典就是這樣的想法。」馮俊科的最愛是《靜靜的頓河》。「我聽別人說《靜靜的頓河》特別好，我就看，看了一遍以後覺得真好，從人物的形象，從頓河的風土人情，一直到那個歷史時期頓河流域人民的生活，《靜靜的頓河》我看了三遍，那真是經典，這部經典我永遠記在心裏。」

柳建偉則提出，閱讀經典也有一個年齡問題。他在十六七歲時開始廣泛閱讀外國文學名著，最早讀的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年輕的時候適合讀這種「提勁的」。如果一上來就看《卡拉馬佐夫兄弟》《惡魔》，可能就會扎錯了根，如果一上來就讀青年回顧式的作品，比如《尤利西斯》，可能火候不到。這些作品都需要「稍微成熟一點才能讀」。《靜靜的頓河》柳建偉也讀了好幾次。「《靜靜的頓河》對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很多作家都產生過這樣那樣影響，包括《白鹿原》的作者陳忠實生前也都幾次正式講過。」

文學對現實的反作用力

經典文學所折射出的，還有對社會現實強勁的反作用力。「人的晃動、社會的晃動，以及在這個晃動之中人的情感狀態，這是需



人民文學出版社鎮社之寶「外國文學名著叢書」。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作家邱華棟



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得主馮俊科



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得主柳建偉



北京大學教授李洱

要作家去努力呈現的。」梁鴻說道。12年前，梁鴻以自己的故鄉為藍本，寫作了《中國在梁莊》，具體而細微地表現了中國的變化和中國人生活的變遷。目前正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訪問學者的梁鴻以連線的方式參與了活動。她笑言當初在書名中把村落和國家聯繫在一起，確實「太膽了」，當時確實是「希望通過一個小的村莊折射出當代中國農民的基本生存狀況，也是希望能夠體現或者描述出中國當代農民的基本生存狀況以及鄉村遭遇的一些基本問題」，當時是想「以小見大」。

對於社會整體而言，從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或許是不可避免的潮流，但是作家關注的不單單是潮流本身，「同時也應當關注在大的社會潮流之下個體的命運，以及在個體命運背後整個文化的樣態，以及這種文化樣態對於個體的人性產生的影響」。所以，梁鴻認為，「這樣一個大的社會轉型，這樣一個大的國家社會模式根本性的轉變，可能特別需要作家的參與，除了制度的決定之外，作家在這樣大的氛圍之中，人的改變是特別重要的，應該有責任把它書寫出來。」李洱不否認文學可對現實產生迅速

介入式的、校正式的影響，但那是社會的大變革、大轉折時期。「文學對現實的影響不是立竿見影的，而是潛移默化的、悄悄的、滋潤萬物式的。」他說，「所以，一方面要看到文學對現實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在變革時期文學的作用有可能被突出出來。這種情況下作家首先要關注時代的變化，關注現實，另外作家要把現實用一種語言表達出來，這種語言又能夠影響到人們的思維，因為語言本身就是思維，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看世界的方式、人們的觀念，只要人們的觀念變化了，你對時代的貢獻就表現出來了。」李洱在文學創作中努力貼近現實，有了豐富的長篇小說寫作經驗之後，他希望嘗試寫短篇集，既「表現生活的各個方面」，也「記錄這個時代的變化」，還「記錄自己心情的變化」。

書寫萬變中的永恒

自稱「樂觀派」的柳建偉則相信：「我們這個時代還是要產生非常多的、非常好的未來成為經典的文學作品」。他說，時代確實對文學寫作和文學閱讀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是有一些東西不會變……文學實際上是在變當中找那些恒定不變的，恒定不變的東西在裏面怎麼變，變與不變當中的辯證，在這中間找一種更深刻的，或者更基礎性的，對於人根本的那些問題。」據他觀察，文學所關注的，還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而且中外都一樣。他相信中國作家可以拉開「民族復興」的帷幕。

「我只會憑回憶寫東西。」契科夫的一句話影響馮俊科最深。他認為，「我們現在寫東西要反映社會的本質，必須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回憶，回憶就是過濾，回憶就是反思，反思就是總結，總結就是要總結一些規律性的東西，把這些規律性的東西通過文學形式反映出來，來影響我們的社會。」

那些學校忘了教你的事

作者：人生學校
譯者：許景理
出版：方舟文化



我們隱蔽自我天賦與創意、生活壓抑且怨恨、情緒失控、情感應對不成熟、不幸福也不快樂……為什麼當這些人類社會上已深具歷史的問題時，學校未曾想過要教育我們如何去思考、面對和處置，而讓我們所有人得從「已知用火」的狀態，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犯錯，獨自在黑暗中摸索？英國最具特色的才子作家、哲學家、製作人艾倫·狄波頓創立了「人生學校」，致力於教授一系列人生、情感課程。這本書，便是人生學校集結的21堂最重要的人生必需課題。從個人情緒到相處、從愛情到夢想志業、從童年創傷到成年孤單，在本書中皆會以直接且人性化的方式給予適當建議。

綠之歌：收集群風

作者：高妍
出版：臉譜



曾獲得村上春樹青睞為《棄貓》繪製封面及內頁插畫的新銳台灣漫畫家高妍，帶來首部長篇作品。一個在台灣北海岸小鎮成長的少女——綠，在考上大學後獨自一人來到台北生活。雖然接觸到許多過去難以企及的事物，卻也在生活中遭遇挫折與孤獨，直到在Live House「海邊的卡夫卡」遇見了玩樂團的少年——簡南峻。透過音樂，南峻帶著綠找回自己生活的重心，以音樂拓展了她的世界，帶她遇見了許多美好的事物；而兩人間也日漸生起了一股幽微而純粹的情感。然而，南峻在音樂路上的課題，讓他們的世界出現了一道難以跨越的裂隙……

天防者III：超感者

作者：布蘭登·山德森
譯者：彭臨桂
出版：奇幻基地



雨果獎得主布蘭登·山德森全新架空科幻，一場找尋身份真相、華麗盛大的異次元探索，挑戰讀者的認知極限。「如果你來到這裏，就很難回去了。」身為一位無畏者防衛軍，「我」成功發現了克里爾人的秘密，更臥底潛入星盟，得知人類被囚禁的原因。此刻，星盟和「我」的家鄉狄崔特斯正發生劇烈的軍事政變，一場密談揭露了掌權者要以全部超感者為代價，與星魔達成協議。「我」渴望回家鄉投身戰鬥，但無論有多少士兵，都不可能打敗了星魔——它們畏懼的是超感者。現在，「我」身處在由無數碎塊組成的異次元空間裏，這裏有一切制勝的關鍵，包括星魔到底是什麼？超感者又是如何誕生的？然而在虛無待得越久，「我」的記憶與自我卻逐漸消失，除了抵抗時間感的流逝，更得防禦星魔不時投射而來的恨意。「我」能在永遠迷失前，將關鍵的信息即時傳回家鄉嗎？擁有勇氣，便意味著要面對恐懼。「我」能做的就是運用能力，揭開一切真相。

簡訊

疫情難擋書香 香港書展7月載譽歸來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日前公布，第32屆「香港書展」將於7月20日至26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門票將於6月27日起公開發售，而由即日起，其中的八大講座系列已開始接受網上報名，書迷不容錯過。今年書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慶祝活動之一，大會廣邀知名作家出席，舉行連場講座及文化活動，實行與眾同樂。第5屆「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及第2屆「零食世界」亦將同場舉行。

今年書展的「年度主題」為「歷史文化·城市書寫」，並以「從香港閱讀世界：憶·寫香港故事」點題，主辦方將從不同角度介紹與主題有關的優秀作家及作品，與書迷攜手探索香港歷史和文化軌跡，推動全城閱讀風氣。「文藝廊」將配合「年度主題」呈獻「歷史文化·推薦作家」和「城市書寫·特選書目」兩大專區，並設「細味香港」與「城市築跡」兩大展覽，搜羅當代名家作品及珍藏，讓大眾通過文學及藝術全方位體驗香港獨有的故事及情懷。

此外，今年書展亦將繼續為讀者帶來八大講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題「憶·寫香港故事」、「名作家」、「英語及國際閱讀」、「世界視窗」、「兒童及青年閱讀」、「寫意生活」、「本地文化及歷史」和「心靈勵志」。而深受家長及小朋友喜愛的「名人講故事」活動，將邀請星級嘉賓與小朋友分享具啟發性的故事。更多活動的具體詳情，將於7月上旬公布。



2022年香港書展將於7月舉行。香港貿發局提供

怪談的推理小說寫法

蘆澤央的《神樂坂怪談》，很明顯是以 crossover 手法經營的怪談習作。作者開宗明義已提及一向與靈異類型的寫作無緣，怪異寫法只是出版社提出的應制回應，而內容的構成也儼然先從個人經驗出發，再透過採訪形式去搜集編輯的物語，當然與作者本身亦曾在出版社的經歷不謀而合。表面上雖然好像在記錄一宗接一宗的靈異事件，但每一篇的後半部分都有自身介入的說明，同時又有從旁以第三者角度的抽離分析，儼然要去理順眼前所發生及面對的異象。而若再仔細一些察看，其實不難發現作者沿用的，其實是推理小說的三大元素：即「whodunit」（犯人身份）、「whydunit」（作案動機）和「howdunit」（犯罪手法與詭計）的視角要點切入。簡言之，《神樂坂怪談》是一嘗試以怪談系譜包裝，根底卻以推理小說原則撰寫的習作。從出發點而言，我覺得這是一個不俗的點子，雖然我們都知道，依據推理小說的鐵則 Knox's Ten Commandments 中的第二條：推

理小說不可導入超自然的力量。但是反過來說，卻沒有定則要求怪談小說不可以有推理元素，能夠作出逆向思考，本身就是創作力顯現的第一步。事實上，蘆澤央也充分意識到上述的企圖，在第四篇〈為什麼不來救我〉中，也按捺不住洩露了自己的創作底蘊——當中作為小說人物的「我」，在反思眼前靈異現象的析說時，提到很容易對此作出誤判。「我」直接指出就如推理小說般，一般而言讀者無法徹底排除偵探所掌握的線索不夠充分，或有誤的可能性，當然也無法證明偵探所提出的論點絕對正確無誤。因此把同樣的邏輯，套用在靈異現象上，小說中的人物根據自己掌握的線索找到的「合理解釋」，言之鑿鑿視之為真相本貌，但那也只是沒有驗證過的空談，無論怎樣銳利，也無法與真相等同。

以上本來屬洩露底蘊的安排，其實很不幸地，也披露了作者上述寫作設計的先天性局限。靈異小說與推理小說的最大分別，乃前者針對的是讀者

的好奇心，從而擊中內心的恐懼元素來得到閱讀的愉悅；後者針對的是讀者的思辨推理能力，訴諸理性思維，一切愈合情合理無懈可擊，就愈可得到認同及擊節讚賞。兩者其實存在本質上的巨大差異。好了，在《神樂坂怪談》中，正如剛才提及，作為角色的「我」其實在每一篇中，均努力從「whodunit」（犯人身份）、「whydunit」（作案動機）、「howdunit」（犯罪手法與詭計）三方面的角度去解釋現象，嘗試整理出令人接受的解說。但正如文本中的安排，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安排在每一則的怪談中，每一次透過專家介入後，好像已把事件擺平，但不久之後當事人一定意外離世告終——文本中正好流露靈異現象中的不確定性，我認為作者每次均作出相同的安排，目的是要回應上述的引文，以說明當中的角色一定會出現如此或如彼的誤判，那是一種作者自我呼應的設計手段。

不過我想進一步指出，以前的情



書評

文：湯煥兆

《神樂坂怪談》

作者：蘆澤央
譯者：李彥樺
出版：獨步文化

節構思，也正好突出了整個創作意念的矛盾死穴——靈異小說中任何的推理元素，其實都是自說自話的飾說，正如〈完結篇禁忌〉就是典型狗尾續貂的自我圓說。為了要保持「我」的偵探觸覺，於是在最後把所有怪談的線索，勉強拉扯至第一篇神樂坂的原點。當中的拉扯牽連在此不作詳細交代，以免劇透至把大家僅餘的閱讀趣味也掏空。只是一切的所謂關連，與真正的推理小說不同，僅屬隨意編配的腦中空想結合，於是怪談 crossover 推理小說的嘗試——最後的結局是兩邊不到岸，既失去怪異原有的驚悚趣味，同時製造不出推理小說的知性巧思來。